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三目錄

陳兼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并序

陳章甫

與吏部孫員外書

亳州糺曹廳壁記

梅先生碑

庾光先

對兩費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三

陳兼

兼祕書少監京文官右補闕翰林學士

陳留郡文宣王廟堂碑并序

唐天寶十有一載歲次壽星陳留改文宣王宮郡守河南道採訪處置使元公彥冲所以崇德樹風敬教勸學也初公以三務之隙分命有司修廢功舉墜禮而此堂也舊規偪陋下宇將壞我是以有經始之制冬十月丙午新宮成凡天下有道則文教大洽爲政者克廣舊典以尊先聖禮

也浚儀令河東裴勝叶恭大猷祗奉成績乃立石於廟廷以旌盛德所庇云

有三才然後有剛柔剛柔交而利害作乎其中於是横目蚩蚩天不能節黃帝堯舜氏始以仁義拯溺其流及乎夏商而周監二代有明堂之禮樂教之首也逮周德下衰王室卑而五霸起彝倫墜而六學缺天將持其木鐸以授後聖繇是周公沒五百歲而夫子生雲從龍風從虎大道旣作天下化成故夫子修詩書以酌虞夏殷周之損益而國風帝典備約魯史記以書二百四十二年之廢興而亂臣

賊子懼嗚呼不有大壞何以見聖人之全功乎粤若中都之制立民極也以匡頹風防不爲曲兩觀之法用重典也以去奸宄政不爲苛夾谷之會誅無禮也以尊兩君刑不爲僭三預是邦之政而魯至於道向使鳳鳥來河圖出東周之化其在魯乎嗚呼明王未興亢龍無輔運匪我與德兮何衰蓋宏其教以救物處其順以安時行藏屈伸與化推移其世衰也揭仁義於天下其世平也啟土宇於身後出入百代波流萬方孰不日用聖猷欽若祀典然後知素王之德與天地並或曰夫子栖栖於魯衛陳蔡之閒或者

其未智歟君子曰是智也聖人與時消息同彼憂患不有匡蒲之難麟鳳之感何以戒苟合安蒙求使達者順時窮者知命然則卷舒之迹其可究乎奕奕新廟庶人成之有以建誕敷之德勿亟之化蓋黜聖其楹元端其服加舋器之等正當宁之位王命所以寵舊章也兩楹之下四科以班兗公東序西向費侯鄆一作鄭侯薛侯徐侯衛侯齊侯黎侯呉侯魏侯西序東向其餘未入室者畫衣冠于四一作西墉配祭所以辨等威也議者謂我邦君於是乎建宏規而播新命修令典而崇明祀講義以度功懋功以從時訓人

以成德昭德以合禮六者禮之善物而時有遷邑有改不銘考父之鼎紀奚斯之功是廢名也何以示後嗣遂命客卿前封邱縣丞泗上陳兼志之

陳章甫

章甫開元中進士

與吏部孫員外書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員外孫公階戺伏惟拔英苗而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

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臥嵩邱二十餘載旣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埀見巢由舊邱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於傅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雎折脅於魏改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爲相張良報仇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收賢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

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茍亡其德雖籍何爲謹按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爲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登於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爲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

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駮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亳州糾曹廳壁記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無政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姦聲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典則黎元怨我由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

署吏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隆其秩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譙亳都上應星火禹貢爲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廳壁歎曰官猶四序功成者去屋壁無記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余敘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剱履閒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穽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

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月乎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立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以爲道之多也遂碑

庚光先

光先鄧州新野人官御史遷吏部員外郎安祿山之亂不

受僞署遁去後事肅宗官至吏部侍郎

對兩貫判

甲先有兩貫一延州一屬鄜州爲定甲訴云先屬延州

國正封畧甿編邑閭定要荒之制莫非王土開版圖之職司於封人甲唯常流迹齒編庶居先零之地早及戎風近燒當之俗久覃宏化旣因流寓終是播遷失延州之故鄉隸鄜部之外郡亦猶宰嚭辭朱陶朱去越蓬飄萍轉曾何足以少留維桑及梓固不忘於祇載省司旣定誠合三緘

甲且有詞須分二里至若軍落關右地潤流沙總六郡之兵馬當三邊之要害戎羯時抄邊人屢聳事資捍禦安可輒移如或身列榮班苟非規免情有深於懷土人何繫於匏瓜叩其兩端宜不然矣

毋甠

甠右率府胄曹參軍開元時被詔與馬懷素等校正祕籍

對申公杜門判

申公杜門不出聚遠方衆百餘人里中興訟

達士尊德至人榮道金圖玉簡自勤鄒壁之書綠綬青章

不樂漢庭之貴申公括囊墳史養道衡門洞曹曾之書倉擬任永之經苑知尚仁乎跡重任吾德以逾高閭里俗之事乖杜茲門而不出仲舒之帷屢下太邱之衆增多適光闡於邦儒遽辭輿於里訟況詩宗傅府馬鄭之徒鴻儒碩生游夏之黨周人紀律不覩於前科鄭國鑄書未彰乎舊法庶惟先哲謂合通方

對小吏歡言判

景與小吏歡言倨見功曹將黜不伏

聲同律和氣合形比度遼捨雁門之守獨揖書生中郎捐

座客之談方迎處士吁惟小吏職在含香光逸有著於美名李斯果昇乎列位神期暗許能紓長者之歡精義其同何廢達人之話功曹望勲樂廣才謝范滂空嫌倨見之輕遂啟黜賢之責不省諸已翻欲退人巡覆再三匪聞其可磁石非曲鍼之取武魄無俯芥之收捨凡就能幸從其議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餕而祭

宗廟崇儀禴嘗明祀先王有以尊祖考歷代所由追饗敬惟甲趨名奠奉烝羞與於蜡賓非喟然之有歎侍於邦祭

聞立者之無䟦接神旌而下御來盡肅恭送靈驛而方行去昇微滅眇感儀之奕奕期降福之穰穰已而往碎云除笙鏞則闋罷儀於國休事於家致胙以歸奉其親乎則可既餘爲餕因設祭而何乖永言禮經瞻彼祀典匪伊天降寧惟地出有誤於事貽謗何逭

撰集四部經籍序畧

竊以經墳浩廣史圖紛博尋覽者莫之能徧司總者常苦不多何暇重屋複牀更繁其說若先王有闕典上聖有遺事邦政所急儒訓是先宜垂教以作程當闡規而開典則

不遑啟處何獲宴寧曩之所修誠惟此義然體有未愜追
怨良深於時祕書省經書實多亡闕諸司墳籍不暇討論
此則事有未周一也其後周覽人閒頗覩闕文新集記貞
觀之前永徽已來不取近書採長安之上神龍已來未錄
此則理有未宏二也書閱不徧事復未周或不詳名氏或
未知部伍此則體有未通三也書多闕目空張第數既無
篇題實乖標牓此則例有所虧四也所用書序咸取魏文
貞所分書類皆據隋經籍志理有未允體有不通此則事
實未安五也昔馬談作史記班彪作漢書皆兩葉而僅成

劉歆作七畧王儉作七志踰二紀而方就孰有四萬卷目

二千部書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終竟欲求精悉不其難乎

所以常有遺恨竊思追雪乃與類同契積思潛心審正舊

疑詳開新制永徽新集神龍近書則釋而附也未詳名氏

不知部伍則論而補也空張之目則檢獲便增未允之序

則詳宜別作紕繆咸正混雜必刊改舊傳之失者三百餘

條加新書之目者六千餘卷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

部六千六百四十一卷史錄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萬七

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錄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萬五千

六百三十七卷集錄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錄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書錄四十卷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錄十卷名曰開元內外經錄若夫先王祕傳列代與文自古之粹籍靈符絕域之神經怪牒盡載於此二書矣夫經籍者開物成務垂教作程聖哲之能事帝王之達典而去聖已久開鑿遂多苟不剖判條源甄明科部則先賢遺事有卒代而不聞大國經書遂終

年而空泯使學者孤舟泳海弱羽憑天銜石塡溟倚杖追日莫聞名目豈詳家代不亦勞乎不亦弊乎將使書千帙於掌眸披萬函於年祀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經墳之精術盡探聖哲之睿思咸識不見古人之面而見古人之心以傳後來不愈其已

代茶餘序畧

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

李玭

玭蘄州黃梅人開元中元宗夢神人自稱廬山使者因爲立廟下詔所在學士製碑文作者六百八十一人獨玭文合旨召不赴

太平宮九天使者廟碑

伏稽諸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惟道也生三混成洞微於變化惟神也得一而妙蓄祕於恬冥欽若太元遐徹妙有運陶甄之極不獨尊歟后唐累聖光華大明終始陟曦陽之午廓照瑤京操元命之符銘昌鼎算白雲孤峙時望嵩邱紫炁千齡日飛函谷我開元神武

皇帝圓靈受貺方輿寵祕握元珠之妙捐可寶之珍演至道於希𡰥刊雜法之凝滯乃聖一也於穆祀典清廟皦皦孝友光明天地冥洽乃神二也劒戟之器返於三農弧矢之威神斷六合乃武三也察時變者觀乎天文人習凡庸無階測聖乃文四也故沖精象外高視鴻名昴薦河圖靈朝海若堯心攝照顧言筌於几蘧軒目司明屈旌乘於茨隗所以虞環益地夏玉從天納殊賁於西王展告成於東后五龍推紀邁梁甫之高曾八駿巡遊陋崑墟之轍跡昭回上轉山嶽下騰列聖攸居通仙福會文皇質義武帝佩

圖至道之興其來尚矣自華封獻壽聖德祈年金格傳書珠鑾味液公主以天慈入道挹化芙蓉祕籙以王子出家調芳芝朮北方著列仙之籍南州希至學之因聖緒無爲斯其有作乃睠羣嶽眞君道府光啟祠室幽贊神宗青城盧嶽二山者佐命羣峯之望也丈人仙籙祕諦眞君使者靈司孔昭冥察名書五法舉亞三魔淪洩崇巒冀弗騫於物阜寒暑穹谷將必順於人時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降明旨曰青城山丈人廟廬山使者廟宜準五嶽眞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焚修供養仍委所管揀擇灼然道

行者安置具年名申所由敕置廟使內供奉將使者眞圖
建立祠廟并章醮行道設齋使大宏道觀法師張平公粤
自秦京宣猷江服煥丹青之節賜元牡之儀驛傳光臨雲
巖皎色使持節江州諸軍事守江州刺史獨孤禎重鎮柴
桑孚謠枳棘時觀武庫代服文雄經始千城全摹益厲崇
規逸麗壯思逾分朝散大夫行長史楊楚玉行司馬皇甫
楚玉潯陽縣令魏昌等恭惟聖善式議靈場道俗虔精冥
休推異爰初築土則雨霾烟嶂俄頃佇立而色霽霞標寶
龜奠梟之長金虬驛程之際陰濛溶密黯晦遙交注想元

空肅思皇道芬芳載潔章醮翹襟六虛窈冥一夕融朗半空之上忽吐神輝綴灼九徼煩揚千仞寮寀宰扑人吏並覩昔天靈降周以雲門舞奏神光燭漢以太乙登禋然北陸氣交南州燠變物委霜霰人嗟沍寒使法師恬懇仙庭憑成國命故元冬昜煖朱景敷暉暢於幽明優乎力役並利攸往咸欣子來使玆勝郊迭臻靈域騰赬桂嶺鬱翠松巖召斲郢門僝材荆岫疏峻城繚長垣紅壁列錢丹楹繡礎三閒四表炳繪文梲八維九隅懸鏤鏤檻虹梁亘櫛風牖承楣冽井蕖鮮芳壇竹埽銀鋪月曉瑤簾霜開至若聖

理金幽眞容罕測夫其祕狀遠降使司蓋考三仙之圖不於九牧之鼎皦姿粉聖備質光妍符彩冥標倚靈瑞表工徒罄想殊思感通齋室盟祠既僾如在霓旌霞旆時颺羽儀列冠名山禮均行潦覃薰紫極供養黃冠玉釜常煎金鑪永爇牲牷革享鸞鳳于飛露挹神翁星臨婺女清吹洞唱天注匏瓜之津四水仙宫海曲蓬萊之島龍驤鳳翥飄翻淨戒之庭師子辟邪趯躍精思之地珠幡衞筤瓔蓋擁興法供大廚六時朝念眞經雲帙萬劫精修弗翦茅茨明代久彰於克儉經營梓匠神理邈尊於寵光聖渥堂闕靈

棲宿宅堨來禔福不亦宜乎冬十有二月司存式命畢鈎
繩也元門道士章沖寂等挹教五千齊權億兆歷仙階而
仰止攀睿算以驤誠天使願奉於雕鐫心存魏闕法衆希
憑於茗琬道在吳岑春水桃花迷源遂遠幽林杏塢勝地
非遙伏荷天休敢述頌曰
道祕重冥神幽福庭三景運極五嶽棲靈其眞有物厥妙
無形理則怳惚功惟泰寧於赫皇極昭融亭造睿握元珠
祥丕大寶蒼根集貺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探因五老乃睠
崇山嶽靈之祕三象浮精十華仙使威畜雲雨神存天地

法象昭凝眞圖炳粹幸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扈仙儀兮肅肅煜瑞彩兮煌煌爍琳宮之夕照拂琪木之神光雕輝兮翠輦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秀崿搴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霓裳節空歌於瑶磬臻羽斾於瓊漿冥激兮福宇飄眇兮神極齊匹水之布流睍香鑪之綺色留鶴語於千載萮鸞裦兮一息絳河眞母將易逢碧海仙姑彌難測恭至道兮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貞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

蘇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天寶中進士吏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拜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終祕書少監

自舉表

草莽臣某言臣實陋微素乏才業將遂長往守此無用天鑒孔明澤覃幽僻伏奉今年正月五日制詔闕自舉不次之私無限於物豈伊庸菲所當膺荷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密旒扆德孚天地忝在草木幸均雷雨朝夕微命

虛受臣生偃臥窮藪詎知帝力展義介邱肆覲羣后得列
庶人之閒不在役夫之上王者能事邦家烈光耳未前聞
目所舉覩載懷涵育無答造化孰謂聖恩曲貸巖壑顧慚
庸近何階對敭臣聞明主臨下也務求才以自輔賢臣事
上也當量能以自進臣才非令問譽寂鄉黨志尚庸寡理
絕聞知縣令臣柳國狀臣於編户之中刺史臣柳絳諭臣
以明制之意且臣山東一布衣耳在昇平之時徵求之日
非自察者難審其可苟欲避嚴令發困蒙心靈震越寢寐
驚悸無任承恩喜躍之至

諫幸東京疏

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籲天而訴稽首而祈竭誠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責若惛若狂以爲雨淫孟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閒十已耗半方且斂穫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祗頓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勞之甚不可二也臣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殳仆于行門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餒人或求食死於路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人連牆盜兒

接棟磨礪以須陛下出爾前麾凌於灞上兇人肆於城中御史大夫必不能愊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殷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載季夏爾聖皇巡蜀後大都內府財貨朝臣富民貲產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如此一至於是況陛下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者必爲利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罶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宜速下詔書罷東幸不然窮隸樂禍已扼腕爾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畿者河洛驛騷侮侯服者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

薇庶人采之彼思明康楚元者采薇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媒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爲盜境淮東江西又見修阻王公已下未給廪祿將士已來且支日月陛下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有感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爲中官指使太常正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事待郎五六年後隨事進退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能拔河陽尚書王思禮應下晉原中丞衞伯玉勁卒接馬者過析支不日且至御史大夫王元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秉關口遏二

室揚州長史鄧景山淩長淮鹹梁汴然而狂賊失身厲於緱氏山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覬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坐而受之而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於天地神祇第付之有司享之牲幣則已夫何求哉記曰不祈土地今方士惷愚巫祝淫瀆妄有閑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不幸之謂虐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毀而罪之凡百之臣如昌言於朝有萠之口必錯謗於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諫於父且焉

得爲孝乎臣不諍於君又焉得爲忠乎不孝不忠而苟榮冒祿囹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圄牢之中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願陛下留神元微養和淡泊天下幸甚

元包首傳

傳曰理亂相糺質文相化亂極則先乎太易文弊則從乎巨包聖人以遺也賢人以發也易始乎乾文之昭也以行包起於坤質之用也以靖行者所以動天下之務靖者所以黙天下之機太陰太陽潛相貞也少陰少陽潛相成也

荒并莫黙地之輿也顚亾勺盈天之冒也仍而通之極乎三十六全而劘之窮乎六十四其旨微其體正語其義則蘁然而不試觀其辭則杳然而不及梲一以布氣藏萬以植言斯道君子之幾也夫至誠君之爲也夫於戲流於睿監講於太學伏而惟之使自怡之深而極之使自測之歸人於至和示人以太璞已矣

元包五行傳

傳曰五行者陰陽之精氣造化之本源德贊三才功濟萬物在乎天也謂之五星據乎地也謂之五嶽行於人也謂

之五材若天無五星則辰宿錯滅地無五嶽則山澤崩竭人無五材則性命勦絕故知天以五星爲政地以五嶽爲鎮人以五材爲用三正之立五行所成也人者上稟五星之氣下居五嶽之分中受五材之助故天地之間惟人最靈則知人者五行之瑞五行之秀是以包五藏蘊五神全五體備五事合而行之有五德皆本於五行然則色不以五行雖有離婁之明不能定其文彩聲不以五行雖有師曠之聰不能定其音律味不以五行雖有俞跗之術不能定其性命氣不以五行雖有老聃之道不能定其噓吸言

不以五行雖有尼父之德不能定其詞理歷數不以五行雖有重黎之算不能守其敘陰陽不以五行雖有犧炎之聖不能定其吉凶萬物無不由五行以定包者定也定之爲義博矣哉夫不定而眎則五色亂於目矣不定而聽則五音亂於耳矣不定而食則五味亂於口矣故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鼻不定而吸則不能理五氣心不定而語則不能敷五教志不定而行則不能修五德身不定而動則不能用五事夫有一不定則人不畏有一不定則人不信是以君子定其目而後視定其耳

而後聽定其味而後食定其氣而後吸定其心而後語定其志而後行定其身而後動定其數而後算定其意而後占故無失矣夫至人不占者何以其定也占者所以定美惡至人無惡占者所以定吉凶至人無凶占者所以定休咎至人無咎占者所以定嫌疑至人無疑夫惟定矣又何假於占哉

元包說源

在昔哲王受明命皆能變文質順陰陽大矣哉此帝王之能事也古者天生人而未樹之以君上下交雜品位紛錯

陰陽初分文質未作庖犧之王天下也畫八卦定三才而一之質斯尚文之代也自黃帝暨乎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蓋取諸乾則尚文也取諸坤則尚質也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周易皆卦次不同而算術各異斯文質之更變也仲尼有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斯則百王不易之道明矣自茲以降代歷千禩人非一性窮奢極麗飫欲厭心不能正本澄源反文歸質若河傾海覆汎濫平陸流盪無依迄至今日而莫之變也夫王者之有

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其既往者廢將來者興是以三皇之王五帝之理樂不相沿禮不相襲且物極則反理有固然文質之體其將變矣喆人觀象立言垂範作則將以究索厥理匡贊皇極推吉凶於卦象陳理亂於邦家廣論易道冀裨帝業蓋時尚質之書也嗚呼采世人之訂述作者之意焉爾

魏顥

顥開元中進士

李翰林集序

自盤古畫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劒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峩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白久居峩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白風骨呼為謫仙子由是朝廷作歌

數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閒年五十餘尚無祿位祿位拘常人橫海鶤負天鵬豈池籠榮之顯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藉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又長揖韓荆州荆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二男曰明月奴女既嫁

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會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
於宋開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駿
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
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顒生平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泯
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
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顒爲集顒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
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
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爲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
泰白宜自寛吾覩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

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過禰

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於子夏經亂離白

章句蕩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沈吟累年一字不下

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

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

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於後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四目錄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七十四

杜楚賓

楚賓應賢良科擢第官雷鄉令

雷鄉縣白石鹿記

開元丁丑春二月朔又七日杜楚賓令雷鄉之二年雷鄉之民情事耕作其具修其種戒於茲曰乃倣載焉古者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而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嶺南無

祁寒故二月民殷東作楚賓以牧民職得遵天子勸農詔省耕耕於民見耕者不休餉者不息方引以爲喜取饟具嘗之烝髦士勞之忽有白鹿二縞然鮮毛昂然勁角從湖山來如將依人初不知其爲何物及近視之乃鹿也一奔而踣十人使人逐之還西山乃卽縣之西郊潛化爲二白石夫鹿壽物也千年而白萬年而元又瑞物也一獲於敏邱再獲於槐里齊之以伯漢之以王得其一焉已爲難矣況雙出乎其化爲石者彷彿夢幻不知石爲鹿而鹿爲石意者天將假此以志皇唐盛際寖明寖昌白璧應圖厥瑞不

常矧循州南方之極也上應南極爲一人之壽徵下應西郊兆萬井之豐稔人文赫奕將千萬年而咸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陰已上也鹿亦自我西郊則陰而就陽也一氣潛化金石可格鳥獸潛形況於人乎乃命匠大刻白鹿石三字記之石之上建爲亭亭之上立碑爲文以誌一時奇事昔有石化爲羊白鹿隨車良不誣哉庶後之君子覩此記者知民事當重不使循吏傳中專美於前云開元丁丑二月朔七日應賢良舉雷鄉令杜楚賓記

趙良器

良器開元時官殿中侍御史兵部員外郎

鼎賦

夫君所以爲天下重者以其寶位鼎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神器則君得鼎以祚長鼎應君以時昌故黃帝徵大匠稽舊章異國貢物遠人來王鏈銅於雷首之下合冶於荊山之傍聲沓沓以海沸氣曈曈而電光乾坤於是震動日月於是昭彰歘然烟收而爐滅卓爾成功而效祥煥以雕文錯蚪龍之鱗介騰乎瑞色雜天地之元黃蓋聖人所以享帝養賢烹飪薦祉重以安國剌以出否納之不以其道

則君失其人聽之不以其聰則雉鳴於耳是以囊括眾彙恢模崇深苞木火於六爻之象鏤山川於九牧之金於是總百靈之異見萬國之心然美其影射金晶光飛玉鉉論者徒議其小大覩者寧識其深淺故道歸天命無勞楚子之言德自休明實賴王孫之辨爾其法剛柔之節順行藏之志乃有道則見生於汾水之陰無道則隱沒於彭城之地可以斥姦慝可以禦魑魅應時而動吉無不利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何明聖之至神契陰陽之至精德表先知火不然而自沸量合光大水不汲而自盈既去故

以元吉終取新而利貞則知執虛以待物者正乎位體柔而進巳者宜乎亨故能應皇家之至德垂不朽之鴻名

印賦 以王道正直執契理人爲韻

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端拱巖廊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尚傳於朴畧結繩刻木化始漸於昭彰曁夫扇澆薄事征討知慧出而下有大僞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智周萬物仰觀俯考追淳化於往初發鳥迹而爰造是鑄至堅之金騁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迴合雕錯得宜而瑩淨其道恒其體正其君者是效故

有聞於至乎王者是司故不待於嚴令詳觀其貌且横且直文繚繞而外轉字連緜而内逼迹處泥而髣髴容因朱而翕葩迫而察之若披彩畫之圖遠而望之若散晴霞之色爾其大小咸準委曲相襲隨時而行仗義而立羣吏則有慮其誕故合之而給天子則不責於人故司契而執借如九命作伯三朝謁帝服冠冕而去來佩印綬而有繼當司存之部領覽職事之巨細罔不典常作師圖忱之子且契之不明訟之所起契之既用人得而理豈徒中山張氏化墜鵲而初成餘不亭侯感迴龜而相似光錫忠義若斯

而已亂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執其左契欲使還淳故得永全太朴不斁彝倫斯亦爲政之機要何止更光於搢紳

履賦

朝廷兮赫曦冠劒兮逶迤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威儀綴珠綦以崇飾遵玉趾而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運思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出閑庭之試踐眇輕步以相矜指奇文而爭衒若乃相國承寵尚書見榮歷彤階而曳響上玉殿而規行出郡標奇則簷前燕落入朝表異則雲際鳧驚

運著絲以示儉躡瓜田而見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潔其容色固其表裏偶簪裾未以爲榮践泥沙而以爲恥其義翼翼其貌邕邕曳踵則輪軌不斷接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啟路其守謙也常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舍履何就易履者禮也吾謂斯文之不謬

冠賦

懿哉聖人之所爲觸類而長緣情以施大則察乾坤之用

小則稽鳥獸之儀近取諸身旣制冠以象德遠取諸物亦模範而開規裹玉彩而晶耀鈿珠華而陸離禮容於是乎克尚首飾於是乎攸宜故柔以虛中剛而勁外惟德是輔惟仁是大綴香簪以半出垂寶纓而雙對珥白筆以孤懸總紺髮而繁會若乃九門朝啟千官奉職笏履鏘鏘旌旗翼翼趨玉階以雲聳入金門而電艴於赫朝廷其儀不忒此乃禮容之有則也爾其尊卑異制古今殊情備鶡所以貴勇加蟬所以貴清進賢表文者之號章甫尊儒者之名獬豸觸邪惡佞臣而直指鵕鸃崇飾光近侍以增容此又

威儀之孔明也是以舉之有節施之無妄或用晦而冕旒或蔽聰而黈纊居正而不失其職得位而不愆於上每守分以自安故雖高而不亢此乃進退之惟當也客有賦之而歎曰夫檢身者禮表容者服服之不稱必近於妖祥禮之或差自階於傾覆故君子履道以遠害小人崇奢而取戮鄭臧聚鷸果貽出境之誅疏受挂門克保永終之祿則知逆理者天之所禍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乎在位之庶寮可不鑒茲而敬肅

邵瓚之

瓊之歸州刺史說父元宗朝官殿中侍御史

對祭七祀判

甲爲鹽人緣祀中霤供祭或告慢神訴云於事無失

國禮在祀先王志其嚴潔神歆惟德靈鑒期於肅恭苟有孚於蘋藻固非馨於黍稷鹽人職列周官事供王祭因潤下之成用備奉上之班司屬夏禴爰臚羣祀咸秩孚薦饗於中霤式虔誠於內饔五行之味或爽七祭之容遂闕然時有異同事有隨變至信爲用誠應明心亨飪不虧何傷

介福既異不供之罰難科作答之烈

對百神判

將事百神差日有司不舉

講信修睦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陰云暮田畯至喜農事不作役車告休於是乎具器孚薦陳粢戒掌答成功於眾神設禋祀於大蜡雖旣滌旣濯不愆不忒日違精擇神將曷歆吁嗟是司不謹有職昔仲尼觀魯助祭興於喟然今大卜差時儐神失於偶若祝史陳信其多媿詞司存不舉坐寘恒罰

對疈辜祭不供物判

以疈辜祭百物不供

水旱雩禜山川沈埋畢爲雨師斗亦司命順四時之序祈萬姓之福疈辜充祀於百物望秩備禮於四方事或闕供罪亦斯得無止風之磔狗同告朔之餼羊卜而罷郊以著春秋之失祭而廢禮宜投司寇之刑

張倚

倚天寶時官侍御史內供奉遷左司員外郎御史中丞終吏部侍郎

對長才廣度沈迷下僚策

問四岳疇庸羲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稷禹不易其能逵化久以庸（一作康）時藉功深而成務洎乎嬴劉以降曹馬承流罕爲官以擇人直循資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而致九遷遂開趨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羣彥驅駕時英其政洽於至和其人淳於太古今欲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遠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善之規金帛璽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尚或多端用捨之途佇聞良算

對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勿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知非獨在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來有國之王莫不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得其賢臣所以成其美化廣其基業也遐觀歷代聖王之求賢哲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營之經載而始獲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理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想而

感力牧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虞之黜陟幽明三載考績夏禹之顧盼空谷七起成名殷宗託夢於傅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誦喜起成歌人無險詖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咏天保爲詩下懷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憑久化以濟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

道寖微各佇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
篲之禮空聞僭號之議未覩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
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鬬爭之理不務
淳和之績而動乖王度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恥之不論
況所由齷齪何其卑也秦皇不仁虐亂是極儒生塡於坑
井詩書滅於烟火忠貞清白以爲徒若謟佞邪媚謂之至
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誡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也漢高祖
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輟洗而迎酈生
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該採

董仲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霧委雲集其晁錯公孫宏匡衡蕭望之輩並繼踵而至故當文景之代號爲得人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所以寧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功任賈寇以起事拔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玆爲盛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正黜邪褒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苛亂幾乎大成矣逮獻靈之際姦猾縱横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搢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至乃懸

爵而賁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爲陸沈由斜徑者謂之智變衣冠爲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覆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黍苗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塗啟運典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權故曹羲疾其濶遠孫楚以爲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乖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橈鼎折唯見陵夷既同自鄶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迪之典用與不用賢

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桷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讎君子盈朝求之恒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誚仲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棄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朴務靜人希敦朴則易淳務靜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撫運才多俗阜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咨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用失

其理久任豈補功虧愚管所窺以爲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可謹對

程諫

諫字仲幾休寧人靈洗七世孫開元二十七年進士再選藍田尉累遷著作郎大理司直汾州巡官入爲衛尉卿京兆少尹終密州刺史

蓂莢賦

堯階蓂莢今實稱休禎蓋歷代而難值至我后而斯呈植之以前墀左城映之而鏤檻丹楹激薰風而葉轉迎太陽

而心傾日往月來深符大小之數時和歷應因見天地之情覩乎榮謝以月德爲常卷舒以日數成類隨初吉以增茂暄然自春度既望以漸零倐然如寄體盈虛而方同得道任消息而匪殊有智金波桂樹遠合象於彫榮炎漢芝房近方慙於祥瑞彼朱草與萐蒲曷於茲而擬議則知聖作物覩物興由聖聖於赫而克著元亨物效祥而天莫之令然而蓂之爲應也博蓂之爲瑞也昭贊睿主則太平在邇測陰靈則時變不遙初也則日益一日終也則宵盡一宵弱質浹金莖之露輕姿散玉戶之飇或曰麟在郊而合

圖牒鳳來儀以聽簫韶雖咸見而可貴於列迹而斯超豈

如檠賁著總集於厚地焜燿於皇朝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州斷闕論省科失入

恭敬何常少長有禮自以引以翼無失於等威左之右之

動從於瞻視苟昧斯者則何以觀解式陪彼長年身居弱

歲比景未聞於有德居卑且見於無儀於是拾車而徒升

高自下異梁鴻之適越不覩與謠殊桓景之禳災豈能成

俗旣而碧空一色翠微萬里迷周流於遠眺闕咫尺以承顏梢雲之杖遂行白雪之途且黙然鞭以爲罰恐傷剛暴且人而無禮寧罷防閑與其居尊而肆威曷若導愚而誘暗況擊蒙垂象於周易叩脛設教於孔門徒事薄言寧容文過剖符之郡涉深故以闕論握蘭之司雅議懲於失入

李子簡

子簡天寶時進士

天晴景星見賦以有道之邦德星昭見爲韻

君德惟馨天文效靈於是廓氛霧埽青冥發彼嘉氣浮茲

景星南有光而霞赤東有色而烟青合彼氣之郁郁渾此色之冥冥昭然在天明乎有德仰其狀而可嘉究其靈而莫測君有至道不閒元以韜光時無纖埃必在天而發色或出或處念茲在茲占莫知其常度出必應乎盛時所以當今夕而彰矣向青霄而仰之秉乎方色遵彼天逵泰階正其位五星守其維然後見茲星之昭燭經彼天以逶迤晴空寥寥列星炫炫紛乎二氣始若烟而非烟炯彼羣星初乍隱而乍見並我質之惟黃總彼氣而成絢霏微類干呂之雲輝赫如繞樞之電星氣合會光華動搖二氣之色

交至三星之狀孔昭曭朗惟明疑沐其雲露光芒振曜若
擊夫天飈明麗太極遐映青昊呈貺遙對乎三台效祥何
慙於五老克表王德信由元造在翼常瑞於堯年居房永
叶乎舜道載美往牒今祥我邦觀茲瑞之尤異知景福之
攸降當其次天關歷牛斗既應道而昭格豈越度於前後
出無常處向樂土以是臨仰之彌高登靈臺而可偶是知
景星之爲德也必得瑞一時光九有乃傳芳而永久